

佛教中所见的共生思想

——对于其现代意义的探索

〔日〕川田洋一

一、拔除“烦恼之矢”

《经集》(Suttanipāta) 中的“执杖经”一章，有以下的诗句，作为释尊的言教流传下来。

请看人们互相争斗，从执杖中产生恐怖，我将按照我的感受来说明这种苦恼(935)。^①

看到人们像浅水池塘里的鱼一样乱蹦乱跳，看到他们互相倾扎，恐怖涌上我的心头(936)。^②

释尊在世的印度是一个动荡的时代，很多小国被大国吞并，战乱不断。社会历史呈现出论争不休、纷争不止的情势。事实上，在释尊的晚年，释迦族就被大国憍萨罗(Kosala)所征服。

在这一时代背景下，如何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共生——成为释尊出家、成道的原点中的深层体验之一，而这一体验的核心内容可表述为“冲击”和“恐怖”。

释尊所描述的情景并不限于印度，在人类本身面临着生存危机的21世纪的今天，人们同样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恐惧与紧迫。

说到“浅水池塘”，确实让我们联想到“资源枯竭的地球”。今天，地球的资源、能源、自然生态环境等，由于人类永无止境的贪欲和利己主义而濒临枯竭、受到严重污染，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基础也面临崩溃；全球变暖、沙漠化和森林的减少、海洋污染、粮食不足、生物种类的锐减等种种危机充斥着地球。

不仅如此，与释尊的时代一样，甚或更糟的是不断扩大的贫富分化；国家、民族、部族间的仇恨；以及与宗教、文化间的偏见相伴随的战争、纷争、恐怖主义等。在世界范围内，人们“人们互相争斗”，“相互倾扎”。今天，“杖”演化为了核武器、生物化学武器以及合成炸弹所代表的毁灭性武器，其杀伤力甚至可能导致全人类的灭亡，这不正是“从执杖中产生恐怖”吗？

今天，如何克服人类、地球生态系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，如何构筑一个和平的、可持续发展的世界？本文将从探求释尊达到觉悟之路的途径，在思想的层面探索如何实现“人类共生”的理想。

释尊是禅定修行达到极致而获得觉悟的。禅定是对当下自身由表层意识至深层意识的认识深化。也就是说，是以表层意识为起点的、对“内在的宇宙”的探求。

随着对自身的认识由表层深入到深层，迄今为止的自身过去的体验显现出来。这种探求深入下去，就超越个人的层面，深入到超个人的领域，即达到与家人和朋友共同的内心世界的层面，

① 《经集》935（中村元译《佛陀的言教 经集》岩波文库，203页）。

② 《经集》936（同上书，203页）。

进而深入到部族、民族、国家的层面。在这一领域中，部族和民族的深层意识获得融合。更进一步，地球上的人类本身的深层意识获得开发，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获得延续。

释尊的禅定，就深入到了人类意识的深层，关于其内容，《经集》中有以下的记载：

世界到处无常，四方动荡不定；我想为自己找个住处，却找不见一处不为（死以及苦恼等）所缠绕之处（937）。①

看到众生互相争斗，我的厌恶产生（938 前半句）。②

释尊寻求没有斗争、生死以及疾病苦恼的能够安住的世界，但哪里也找不到这样的和平的世界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让人们相互冲突、争斗和陷入战乱呢？

这开悟的瞬间，释尊洞察到所有人的内心深层里都被“烦恼之矢”刺中。

我看见一支难以看见的射进人心的箭（938 后半句）。③

被这支箭射中的人四处乱跑，而拔去了这支箭，他就不再奔波，坐定下来（939）。④

世界创价学会池田会长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，将这支刺中众人深层意识的“烦恼之矢（一支箭）”解释为“对差异的执著”。

在释尊的教诲中，有“我看到人心被一支难以看到的箭刺中”。“一支箭”，用一句话来解释，可以说就是“对于差异的执著”。当时的印度处于急剧变动的时期，悲惨的战乱不断。释尊以其富有洞察力的眼光，一定发现了争乱的根源，就在于人们对部族、国家之间差异的执著。⑤

“对差异的执著”是对作为烦恼中心我执、“无明”的现代表述。人们执著于表层的“小我”，与“他者”相区别，生起贪、瞋、痴、不信等烦恼。那么，人们究竟为什么会执著于“小我”呢？——佛教认为原因在于“无明”。“无明”即对宇宙实相、支配宇宙本身的根源性的法（dharma）的无知。

国际创价学会池田会长，在“一支箭”中发现人的根源性的恶，并认为建设和平共生社会的途径就在于克服根源性的恶。

不管是“民族”还是“阶级”，需要克服的恶即“一支箭”不在外部，而就首先在我们内部。所以说，只有克服对人的歧视、对差异的执著，是缔造和平和普遍人权的第一要义，也是开展开放性对话的黄金律。⑥

那么，释尊又如何破除我执和无明，克服了“对于差异的执著”的呢？也就是说释尊是如何拔除“烦恼之矢”的呢？

释尊的禅定，一步步深入，从人类总体的深层意识出发，突破地球等行星、恒星之生死流转的层面，深入到禅定的最深层，即与宇宙自体——宇宙生命一体化的境地。到此境地，释尊在自身生命的深处，体察到贯穿于宇宙生命的“永恒者”、“根源性的法（dharma）”。在此瞬间，释尊断除了无明，开显了“涅槃”的境界，亦即寻到了“归依之所”。

对于释尊获得觉悟的瞬间，荒牧典俊有以下的论述：

佛陀修行禅定，从表层深入到深层，渐渐舍弃“小我”而入定，最终到达彻底舍弃“小我”之时，在当下的每一瞬间都能够发现“永恒生命”的生动的律动，这是一种人生的根本转换。（中略）。当彻底舍弃“小我”、彻底到达“无我”的境地之时，就从过去、未

① 《经集》937（中村元译《佛陀的言教 经集》岩波文库，203页）。

② 《经集》938（同上书，203页）。

③ 《经集》938 后半句（同上书，203页）。

④ 《经集》939（同上书，203页）。

⑤⑥ 池田大作《21世纪文明与大乘佛教》第三文明社，18、19页。

来、现在的自我存在中获得自由，发现完成人生根本性转换之路，获得新生，即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，生活于“永恒生命”之中。^①

荒牧氏将“永恒生命”称为“永恒的共同体真理”^②。

觉悟到了宇宙根源法（dharma）——永恒的共同体真理的释尊，遵循这一根源法而生活，到80岁入灭为止，在东印度各地游行，从事救度众生的慈悲行。从这个意义来讲，佛教是以“法”为基础的“智慧的宗教”，同时此“智慧”又进一步显现为“慈悲”。

释尊在入灭时，留下以下的教导：

以自己为岛，依靠自己，不要依靠他人。以法为岛，以法为所依处，不以它者为归依处。^③

“以自己为岛、以法为岛”，这就是在佛教信徒之间流传下来的佛语。这里所说的“自己”是与“法”一体化的“自己”，而非释尊所否定、所超越的“小我”。亦即成为“自我主宰”的“自己”，是与“法”——宇宙的根源性永恒的生命相融合而显现的“自己”。正是这样的“自己”，才能控制烦恼，打破“小我”的执著，开启涅槃的境界，成就精进不息、救度众生的理想人格。为了区别于需要否定的“小我”，这种真实的“自己”也可以称为“大我”。对于如何确立真实的“自己”，释尊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开示：

自己是自身的主人。他人如何能成为（自己的）主人？把握好自己的话，就得到难得的自主（《法句经》*Dhammapada* 160）。^④

在此世，自己才是自身的主人。他人如何成为（自己的）主人？贤者，如果好好把握自己，就能获得光明的智慧（《感兴的言教》*Udānavarga* 20）。^⑤

打破各种层面的烦恼、彻底否定“小我”就达到“无我”的最高境界。与在此境界显现出来的宇宙生命融为一体，既完成从“自己”到“大我”的根本性转换。从“大我”的根底显现出来的永恒的法为基础的“光明的智慧”——普度众生的“智慧”，即佛教所说的“缘起的智慧”。作为“缘起”的智慧，使全人类、一切众生都相即不离，由此浮现出佛教的理想社会——“共生社会”。

二、作为缘起的共生

“共生”思想，作为21世纪的核心理念浮现出来。从20世纪后期开始，尽管经济、金融以及信息、通信领域的全球化进步神速，不，正因为这种全球化，在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、人类社会的所有层面——从家族到部族、民族、国家、文化、宗教——，再进一步，在人自身的身体与内心之间，憎恶与偏见的“烦恼之矢”变成“分断的能量”，以更加猛烈之势到处肆虐。各种各样的存在失去整体上的和谐，彼此孤立，濒临生存的危机。

在这样的人类处境中，共生的思想，很快引起人们的共鸣。

① 荒牧典俊《从佛陀的言教到净土真宗》自照社出版，64页。

② 在同书中，荒牧氏对共同体真理做了如下定义，“（1）永远的共同体真理，是我的用语，它是指在所有文化的根底中，存在着使一种文化成为其现在样态的文化的永恒的真理——或称为神，或称为佛，或称为道——，它让所有的人联结起来，并由此构成共同体”。29页。

③ 《大般涅槃经》（*Mahāparinibbāna Suttanta*；中村元译《佛陀最后的旅行——大般涅槃经》岩波文库，63页）。

④ 《法句经》160、（中村元译《佛陀真理的言教（*Dhammapada*）、感兴的言教（*Udānavarga*）》岩波文库，32页）。

⑤ 《感兴的言教 *Udānavarga*》20（同上书，231页）。

但“共生”的概念，原本为生态学的概念。在今天，这一概念也被用于社会的领域。

现代“共生”论的核心，是回归相融的“共同体”，不是“同一化”，而是相互自立，尊重与自己不同的、多样的他者，共同造就丰富的关系性。

那么，从佛教思想的立场来讲，现在这种意义上的“共生”论能否成立呢？

前田惠学氏曾指出，佛教的共生论的思想基础是“缘起”思想。^①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，缘起思想是一切佛教的中心思想。缘起思想在佛教各派中分别以业感（惑）缘起论、阿赖耶识缘起论、如来藏缘起论等形式出现，在中国华严宗中是重重无尽的法界缘起论，在真言宗中是六大缘起论。天台宗的诸法实相论（一念三千论）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缘起论。

那么，从这种“缘起”的基本概念出发，与现代的共生论相对应，能够创造出怎样的共生智慧呢？以下考察“作为缘起的共生论”的特质。

缘起的共生论应该具备以下的五种特质。

第一、一切存在都互相依存、相互关连、相互维系。每个人无论在时间的维度还是空间维度上皆与他者相联系，构成整体的和谐。每个人都不可能是与他者相隔绝的存在。更何况在全球化的今天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人类的生命，与地球生态系一起，形成整体的律动。谁也没有权利隔绝、破坏整体的和谐。所以说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必须互相帮助，积极构筑自他和谐的纽带。

在华严哲学中，用“因陀罗网”^②比喻来说明“无穷无尽缘起”。

这一因陀罗网，每一个钮结都有宝珠，这些宝珠相互辉映，每一个闪光的宝珠又折射其它宝珠的光芒，重重无尽。一切现象相互为缘而生起，相资相生。

这个比喻中的每一个宝珠，都可以说象征一个人、或者象征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、一种文化、一种宗教、或者自然界。这个世界，从一个人的层面到社会各个阶段，以及人类、自然界各个层面都相互映照、互相资生，构成整体的和谐、协调发展。

第二、每一种存在都相互紧密相连，各自发挥多样的个性，享受生命的乐趣，各自都是不可替代的、独特的存在。在这一意义上，所有的存在都是平等的。

在《法华经》不轻品中出现的“不轻菩萨”，被认为是释尊在过去世修行的形象。此菩萨的修行，是对一切人，“我深敬汝等，不敢轻慢”，^③并不断礼拜一切人。即使对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他者，或者对自己口出恶言、暴力相害的人，也继续礼拜行。其理由是确信众生皆有“佛性”，都能够发现这一有尊严的生命。

“佛性”在人的内心之中。是所有善心——非暴力、慈悲、勇气、希望、信、智慧——的源泉，植根于宇宙生命之中。无论什么样的人，虽然有生物学的差异、有社会的差异，但一切都是平等的，都具有上述的善心。虽然其表现的方法和种类因人而异，但善心的显在化莫不彰显人的个性，发挥出人的潜在能力，丰富人的人格。

所有的人都是富有个性、相互不同、不可替代的存在。正因为各不相同，所以才能够互相学习丰富自己。在不同的人中，开导出善心、善性，学习他人的个性和特性，互相尊敬。

① 前田惠学在《佛教中的共生主张（特别讲演）》中指出，“共生之语，在印度古代的经论中已经出现，椎尾直接引用的典据是中国唐代的善导的‘愿诸众生，共生安乐国’的说法，可以说是近代的新词语”“又椎尾从佛教的根本思想的‘缘起’中寻求共生思想的理论根据”。《前田惠学集》第6卷，山喜房佛书林，8、29页。

② 《华严经探玄记》卷1中记载，“因陀罗网重重无际，微细相容，众伴无尽”。《大正大藏经》35卷，116页上。

③ 《妙法莲华经并开结》中记载，“我深尊汝等，不敢轻慢。所以者何，汝等皆行菩萨之道，当得作佛”。创价学会版，557页。

当时，常不轻菩萨即使在那些为憎恶和偏见所支配、以暴力示人的那些人中，也看出其有“佛性”显现出的善心，从而也尊重他们。佛教缘起的智慧是，即使对于与自己对立的人，也尊重对方的个性、人格，相互尊敬，从生命之内部促使其善心的生发。

再进一步，不仅是个人，所有的部族、民族、国家、文化、宗教也皆有其特性、个性。例如，即使在充满憎恶与暴力的社会集团中，其内部也可能有善心的光彩、有多样的特性和可能性存在。相互尊敬之心，可以共同触发内心深处的善的可能性。

第三、从人类开始到所有众生，都为大宇宙的壮大组织——缘起之网所支撑，在其中生活着。

当今自己的存在，在时间方面，是经过了几百数十亿年的物质进化、化学进化、生物进化、又通过据说 500 万年的人类进化，才成为现在的形态。在空间方面，人为流转不息的大宇宙、地球生态系、以及全世界的人们共同支撑着。从大宇宙所受的恩惠，在《法华经》的药草喻品中通过三草二木的比喻^①的表达出来。

这个世界的草木多种多样，有各自的特性和个性。在此，有雨降下，吸收大地的营养，草木生长。吸取天地之精华而繁荣生长。

日莲以“樱梅桃李”^②来表示《法华经》这一法理。受到大宇宙慈悲的恩惠，樱作为樱展现其个性、特质，同样，梅等其他植物也各自展现其特有的多样的特质。

此外，日莲还以“自体显照”^③来表示受到大宇宙的恩惠而成长的草木的形态。草木的比喻，涵盖具有多种多样个性的人，也涵盖各种各样的社会集团。一切现象界的存在，皆由大宇宙慈悲的流转来支撑，形成的缘起之网的纽结，演奏着和谐的交响曲。

当人深刻觉知自身在宇宙的进化中的位置，必然生起对一切支撑自己生存的一切的感谢之情。生发对他者的知恩、报恩之情。佛教所说的恩，最具代表性的是《心地观经》所说的四恩^④，其中包括“一切众生之恩”。即对支撑自己生存的一切他者的知恩、报恩。对于大宇宙所施恩惠的感谢，具体来讲，就是觉知通过缘起之网支撑自己的一切众生的恩情，并表现出为他人贡献一切的报恩行为。

第四、依缘起智慧所生发的相互尊敬、感谢、报恩的善心，表现为非暴力、慈悲的活动，惠及他人。慈悲是对他人的痛苦、烦恼的共感、同苦，又指共同为幸福而行动。慈悲的行动，贯穿着非暴力的精神。

《法句经》(Dhammapada) 暴力之章里，有以下的记载。

所有的人都害怕暴力。所有的人都恐惧死亡。推己及人，不许杀生，不允许杀生 (129)。^⑤

所有的人都恐惧死亡，热爱自己。当推己及人，感受到他人内心也由这一生命事实时，就不可能迫害他人，施暴他人，杀害他人。相反，会由慈悲心而与他人同苦，共同开拓幸福之道。不仅如此，还会要求他人也放弃暴力，不去杀生。

就这样，相互成为善的行为，共同渐渐形成巨大的互联网，并开展着。这样的善心的共同扩大，将带来实践的缘起法吧。

第五、缘起的智慧和慈悲的行为，作为菩萨道不仅带来自我变革，让人走上自我实现、自己

① 《妙法莲华经并开结》，241、242 页。

② 《日莲大圣入御书全集》创价学会，784 页。

③ 同上，784 页。

④ 《心地观经》卷 2 记载，“一父母恩。二众生恩。三国王恩。四三宝恩”。《大正大藏经》卷 3，297 页上。

⑤ 《法句经》129 (前揭书，28 页)。

完成之路，而且进行这种变革的自己，还会引起他者的变革。由“自己”与“他者”的共生——相互关联——而实现历史的“共创”。

“自己”的变革，通过实践菩萨道，超越“小我”，确立与宇宙根源的“法”成为一体的“大我”（“自己”），这意味着走向“一生成佛”之道。进而，依靠自己的变革带来“他人”的变革，善心随之扩大，引起人类社会的革新以及自然界的创造变革。“自己”与“他者”之间的相续不断的相互变革，共同创造出新的人类史。此即所谓的“共创”。

日莲，关于“自己”与“他者”的相依相关性，有以下的叙述。

十方是依报。众生是正报。例如，依报好比影子一样，正报好比身体一样。没有身体，就没有影子。如同没有正报，也就没有依报。此正报是以依报来造就其身体的。^①

此文依据妙乐湛然（711 - 782 年）的“依正不二论”^②，以“正报”为“众生”，以“依报”为环境世界。在此文中，“正报”为身体，“依报”为影子。就历史创造而言，作为“正报”的人自身的变革应该成为主体，依此主体，作为“依报”的环境发生变革。佛教就是追求通过菩萨道的人类变革，即缘起的智慧与慈悲的行为，来改变环境世界。

随着“正报”从一个人扩大到家族、部族、民族、国家、人类，在不同的层面指向“依报”的善心的范围也随之扩展开来。这样，“正报”与“依报”都依宇宙生命而生存着，承受大宇宙的恩惠，从而才有可能演奏出和谐、共生的韵律。

今日，人类需要回答的问题是，作为人类总体的“正报”，能否与作为地球生态系的“依报”，在演奏着和谐共生的韵律的同时，开创新的历史？

依缘起与慈悲的实践创造历史，作为“共创”的共生，不正是佛教思想在当今的意义所在吗？在历史创造的过程中出现的“共生社会”，才正是佛教徒理想的“佛国土”。

三、实现共生社会的目标——“立正安国论”的启示

《法华经》的方便品中说，佛于五浊恶世中出世。

天台智者大师在《法华文句》卷四下，关于五浊的出现次第有以下的叙述：

烦恼与见为根本。从此二浊生众生。从众生有连持之命。此四经时，谓为劫浊。^③

五浊的中心是人心中“烦恼浊”和“见浊”。依烦恼和恶见（思想浊），人心变浊。由释尊在《经集》所说的作为“烦恼之矢”的无明、我执，以及“执著于差异”的恶见，人的生命被浊化，形成“众生浊”。人的身体与心一起被烦恼所侵袭，失去和谐，分裂崩溃。其结果就是生命力减弱，身心（生命）持续（继续）的时间缩短。即生命力的衰退带来寿命的缩短，此称做“命浊”。

“众生”是指从人的个体生命乃至向家族、部族、民族、国家、人类延续下去，以各自的阶段的生命共同体所带来的文化，于烦恼和恶见，分裂、混乱、生命力的衰退面向灭亡。人从个人发现烦恼和恶见，浸透到种种共同体，与自然生物链共同造出人类时代的产物，然后又混沌、分裂的状况为“劫浊”的表现。

在佛教中，佛出现于充满着混沌、分裂、烦恼的现世中——恶世中救度众生。因此，在

① 《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》创价学会，1140 页。

② 《法华玄义释籤》中，立“十不二门”中的第六里明确了“依正不二门”。“六依正不二门者，已证遮那一不二，良由无始一念三千。以三千中生阴二千为正，国土一千属依。依正既居一心，一心岂分能所。虽无能所，依正宛然”。《大正大藏经》卷 33，919 页上。

③ 《法华文句》卷 4 下。《大正大藏经》卷 34，53 页。

《法华经》如来寿量品中，久远的佛、即从宇宙根源的法（dharma）出现的佛，经常充满五浊烦恼的娑婆世界，为众生教化说法，救度众生。

如此一来，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。^①

将此烦恼和苦恼的“娑婆世界”变革为佛所住的清净国土——“寂光土”。

日莲为实现《法华经》中所开示的“娑婆世界即寂光土”、“此土即佛国土”的理念，不断地与烦恼和苦恼较量，走向救度众生、变革世界的道路。这种行为是继承了释尊以来的、在现实社会中通过“智慧与慈悲”的实践建设“佛国土”的精神。

日莲生活的日本，正如经文所说的那样，呈现出充满“五浊”的恶世的情景。日莲所著《立正安国论》就从天地异变和民众被疫病、饥饿所苦的景况说起。

日莲从慈悲心出发，通过经文探讨佛教思想，认为正是无明、烦恼所导致的思想混乱，才是民众不幸的根源，也才使日本国陷入混乱与迷惘。日莲提出警告，如果不尽早克服这种思想的混乱，还可能发生的始料不及的战争。

经（仁王经）中说，国土乱时，首先鬼神乱。鬼神乱故万民乱。现在，分析此文，详细考察这个事情，百鬼早已乱，万民多死亡。先难已明，国土乱之后灾，难道还有疑问吗？^②

鬼神是指思想的混乱，由无明、烦恼导致民众的思想的根本性混浊。由这些混浊，众人的生命内在的“佛性”之尊严性被隐藏，不能显现慈悲、智慧等善心的状况。从烦恼浊、见浊引起众生浊、命浊，这个时代的社会也呈现出劫浊的状态。

日莲认为三灾的根源是三毒（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）：

三毒炽盛的国土，怎能安稳？（中略）饥渴由大贪而起，厄病由愚痴而起，战争由瞋恚而起。^③

大贪是指无止境地扩大的贪欲。掠夺他人之物、满足自身欲求的冲动，引起饥渴。愚痴与无明同义。无明是指违反宇宙根源的规律，隐覆人们的“佛性”，是指由对缘起的无知而生的烦恼。依此无明，带来生命根源力的衰退，身心的平衡被破坏，对疾病的抵抗力减弱。这样，就招致传染病等疾病的大流行。还有，瞋恚是指生命内在的攻击性。对他人的憎恶，发展为攻击性，引起纷争、战争。烦恼浊、见浊为三灾的基础。

在此，日莲认为，要改变“三灾”肆虐的时代状况、根本扭转五浊恶世，就要破除无明和烦恼，宣扬正法。只有正法才能把佛的大生命即与人生命内在的尊贵的“佛性”——宇宙根源的法一体化的生命显现出来。日莲认为，这种正法，就出现在宣说宇宙根源之法的《法华经》中。

国际创价学会池田会长，曾对“立正安国”的原理做了如下的解说：

相信《法华经》所说的根本善，确立个人的“内心和平”是“立正”之根本。然后，确立符合根本善的社会，为实现“社会的和平”而努力。

但在这里，并不需要全社会都统一在法华经的信仰中。重要的是，如何在全社会弘扬“万人皆佛”这一《法华经》的大哲学。

社会层面的“立正”，即确立“人间尊严”的哲学，“生命尊严”的理念支撑着社会这一原理。^④

① 《妙法莲华经并开结》创价学会版，479 页。

② 《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》创价学会，31 页。

③ 同上，1064 页。

④ 《御书之世界》第 1 卷，圣教新闻社，121、122 页。

如同在此所叙述的那样，所谓“立正”就是个人确立打破无明、烦恼的人生，是指“内心和平”的层面。进而，建设一个贯彻由《法华经》的精神导出的“人间尊严”的哲学、以“生命尊严”理念为行动原理的社会，就是“安国”。

“立正安国”之国是指民众充分享受幸福的社会，是以“民”为根本^①。因而，这样的社会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。“立正安国”之“国”意指从民族和国家乃至地球人类所有范围皆悉包括的人类社会。进一步讲，这个地球人类社会是指与自然生态系的一体。“安国”是指“佛国土”，同时也是“宝土”。

那么贯彻了“人间尊严”、“生命尊严”理念的社会共同体，具体是指怎样的社会呢？其中的形态之一就是理想的共生社会。换言之，即在一切实体的共同体中，都可以看到第三章中所详述的、“共生社会”的五个特征。

“人间尊严”是指，一切人都像常不轻菩萨所实践的那样，相互平等、互相尊敬。“生命尊严”是指一切人有与宇宙根源的法一体的内在的“佛性”。此“佛性”不限于人，一切众生无不具有。一切生命都具有与宇宙根源的法为一体的“佛性”，依“佛性”而生，故皆有“尊严”。

这样的理念，通过“缘起的智慧”与“慈悲的实践”而实现时，就表现出“共生社会”的五个特征。简而言之，1. 对基于各生命的相依相关的“平等性”之自觉；2. 众生多样性、个性的相互“尊敬”；3. 对宇宙生命所带来恩惠的感谢和报恩；4. 非暴力、慈悲的实践；5. 在贯彻了“缘起的智慧”与“慈悲的实践”的社会，每个人都努力自我实现、自我完成，即成就“大我”。然而，个人只靠“自己”，是不能实现“自我”完成之道的。“自己”（正报），必须经常与“他人”（依报），相互扶持，互相帮助，共同变革整个社会。

如果你祈愿一身的平安，那就要首先祈愿国家的静稳、世界的和平。^②

个人的“自我”完成是与社会的创造性变革为一体的。即“个”与“全”是“共创”的关系。自己变革与全社会创造性变革同时进行。换言之，为了实现“自我变革”，就要担负起参与“社会变革”的使命。

“立正安国”论所表述的“佛国土”、“寂光土”，不就是指充满“共创”、“共生”的活力的共生社会吗。“佛国土”是指，通过“个”与一切共同体层面“共同体”的共生，洋溢着宇宙根源的生命，依靠智慧与慈悲而创造出的充满活力 的社会。

创价学会、国际创价学会（SGI）的奋斗目标，就是继承从释尊到日莲的建设“佛国土”的精神，在21世纪的今天，在全世界实现这一伟大理想。

（译者嘉木扬凯朝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艺术研究室副研究员。责任编辑：于光）

① 此处，日莲所用的“kuni”的汉字有重要的暗示。在《立正安国论》中，“国（王表示领土之中）”，“国（用戈来记录武器。表示用武器来守护领土的姿势）”、然后，“*（kunigamae 有民）（民众生活的场所）”的三种用法。可是，约百分之八十用于“*”。

② 《日莲大圣入御书全集》创价学会，31页。